

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

[美国]泰丽·麦克米伦 著 翔翮 晓风 译

译林出版社



如意
郎君



如意郎君

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

[美国]泰丽·麦克米伦 著 翔翔 晓风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上海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本社
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 | |
|-------|---------------------------------------|
| 丛 书 名 |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
| 书 名 | 如意郎君 |
| | <i>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i> |
| 作 者 | [美国]泰丽·麦克米伦 |
| | <i>Terry McMillan</i> |
| 译 者 | 翔 翔 晓 风 |
| 责任编辑 | 过 锋 |
| 原文出版 |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6 |
| 出版发行 |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照 排 | 译林出版社照排 |
| 印 刷 | 泰州人民印刷厂(地址:稻河路 24 号)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0.8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72 千 |
| 版 次 |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10000 |
| 书 号 | ISBN 7—80567—768—9/I·444 |
| 定 价 | 13.50 元 |

译林版图书凡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的阐释

——《如意郎君》译本序

吴昌红

美国黑人女作家泰丽·麦克米伦的新作《如意郎君》是一部内涵极为丰富的言情小说。小说不仅讲述了一个浪漫的异域爱情故事,更着力展示了现代美国女性的新思维方式:关注自我发展,追求自由幸福,大胆地否定和摒弃男性特权社会的文化、伦理传统,寻找曾经迷失在世俗社会中的真我。

作品以丝苔拉的爱情冒险为纲,抓住主人公心理发展变化,塑造了一个既耽于幻想又不乏实干、聪明能干却为爱痴迷的女性形象。与大多数言情小说的女主角不同的是,丝苔拉并非一个涉世不深的单纯少女,而是一位已年过四十、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工作、离过婚、带着一个儿子的黑人职业妇女。在她身上综合了来自各方面的矛盾:紧张繁忙的工作压力,失败婚姻给她带来的沮丧,在白人圈中不得不时保持谨慎导致的疲惫。她虽然在社会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已经不堪重负,精疲力竭。她“已经三年没有和男人正式约会”,她对婚姻感到绝望,但又不甘心一个人过孤寂的生活。温斯顿的出现使她看到了希望,可是她又有着因此失去自我并为舆论所不齿的顾虑。她对于婚姻的疑惑,很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于对自己所处的女性地位的自卑感。作品中的她是一个犹豫着、摸索着,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小步前进的人。然而她最终的选择克服了女性对于传统桎梏的恐惧,去选择她心仪的男

人并与之结合。女性第一次在婚姻中尝到自主的甜头，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战胜了长期支配女性婚姻选择的社会功利因素，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发展。

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是造就丝苔拉新型女性人格的重要基础。她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证券分析专家，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股东；她住的是当代地中海式风格的豪华住宅，开的是价值6万美元的黑色宝马赛车，另外还有一辆白色陆地导游者牌小卡车；她去牙买加旅行时在飞机上坐的是头等舱，在旅馆里住最好的房间。她自力更生有余，完全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使她产生巨大的安全感。丈夫沃尔特弃她而去，虽然曾经使她伤心失落，但对她来说，也不啻是一种解脱。她既没有崩溃，也没有像那些依赖丈夫供养的妻子那样，匆匆再找一个新的供养人。她同大经销商勒鲁瓦相好，也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只是因为“他有妻子，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才叫他来，不必担心他把她据为己有”。而一旦勒鲁瓦以男性的专横粗暴对她施虐时，她就立即同他中断了关系。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就必须发展女性的职业技能，小说还就此提出了有关妇女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丝苔拉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现代女性。她认为一个人应该有不只一种的天赋和才能，并且应该把它们都展现出来。她编织的铜丝汗衫在艺术展上获得好评。她会设计家具，会唱歌，会做可口的饭菜。她的儿子甚至鼓励她尝试写作。失业并没有给丝苔拉太大的打击，她认为这正提供了她尝试其他职业的机会。她的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把收入做了有效的投资。丝苔拉是一个因独立自主而获得幸福的新女性。

丝苔拉在牙买加岛上逗留的短短八天内就和温斯顿有了床第之欢。对性的这种开放的态度是美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标志，女性摆脱了女人是商品的传统观念，可以进行自由的性接触而不担心自己有什么损失。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放纵情欲，但它同时也说明了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也有追求性享受的权利。

过去人们为男性的堕落和放纵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有经济特权的男性往往公开蓄养情妇,而被社会道德宽宥和默许,而女性则得不到类似的宽容。人们会毫不留情地在她胸前绣上猩红的“A”字,以使她终生受辱。很明显,这样的双重标准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利问题。经济上获得了自主的丝苔拉,尽管是个女性,却较少受到妇德的干预。她在去牙买加之前就盼望着艳遇的发生,她的放纵甚至得到了妹妹瓦尼莎的大力支持:“干吗不找个美男子好好地快活一下呢?”丝苔拉对陌生人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这使来自纽约的女外科大夫帕特丽丝和麻醉师形娅对丝苔拉感到羡慕和妒忌。她们戏谑地把男人称为牺牲品。在这里,男人们建立在践踏女性尊严基础上的统治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怀疑。女性不再认为自己生来是人类中的第二性。作品通过丝苔拉对沃尔特的反叛,对理想男性的追求和勇敢地争取自主的婚姻,反映了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要求。

丝苔拉与前夫沃尔特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总是想让我变得和他一样”,扮演了一个扼杀她自由行动的刽子手的角色。这使丝苔拉觉得和丈夫住在一起,“就像是住在一所博物馆里面,觉得寒透了心,四周空荡荡的,脚下的地板也特别滑。”沃尔特是大男子主义的代表,他在家庭中有着强烈的支配欲和统治欲,骄横自大,不尊重女性,这与崇尚自由平等的女性主义者丝苔拉的性格显然不合。沃尔特的形象具有典型性,丝苔拉“所有的已婚朋友都过得极为痛苦”,她们希望的不过是自己的丈夫不要对妻子的自由肆意干涉。在现存的男性社会中,女性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失去自我以赢得爱情,要么为获得自由而放弃爱情。无论如何,这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选择,都不可能使女性获得充分和全面的爱情和自由。

丝苔拉原本欲通过寻找艳遇来慰藉自己的孤单,但是温斯顿的出现却使她改变了对男性的看法,重新点燃了她婚姻的希望。

泰丽·麦克米伦在此书中借温斯顿提出了当代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期望：真诚地尊重女性，具有成熟并勇于负责的精神。温斯顿也凭着这些引起了丝苔拉的注意、好感和爱慕。他欣赏丝苔拉，对她的艺术设计由衷赞美，保护丝苔拉不受内特老头的骚扰，对丝苔拉的儿子昆西和善友好；他希望能够去学校读书，成为一名有证书、有专长的厨师，早日担负起挣钱养家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欣赏两人间的差异，喜欢她与他持不同意见，愿意看到她充满热情、充满活力和朝气，并能够为遇到一位长大成熟的女人心存感激”。他发现她会独立思考，对事物有独到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她品德高尚，聪明绝顶，身上具有可贵的内在的东西。白发和皱纹丝毫不会减损她的魅力。他不把女性仅仅视为陪衬和附属物，而是把女性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这正符合身受前夫专权之苦的丝苔拉的愿望。温斯顿的平等态度使丝苔拉爱情和自由兼得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丝苔拉对现存婚姻制度坚决而彻底的反叛表明当代女性已经从自我而不是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爱情和婚姻。虽然丝苔拉的思想也经历过波折，但最后她还是在爱情的巨大震撼下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餐厅里的邂逅，迪斯科舞厅的再度相逢，内格里尔海滨城堡饭店刻骨铭心的一晚令丝苔拉重新点燃了激情的火焰，她不再像出门前那样烦躁不安、爱发脾气了。“看上去比过去精神好多了，每天脸上都带着笑容。”她常常回味温斯顿带给她的美妙感觉，甚至忍不住在仅隔两周之后就又飞回牙买加与温斯顿鸳梦重温。但年龄的巨大差异、主流文化背景的隔阂、地理语言的障碍使丝苔拉认为和温斯顿的婚姻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她来自上流社会，他只是牙买加的一个实习厨师；她收入奇高（年薪20万美金），他在美国无立锥之地；她已42岁，还带着一个11岁的男孩，他才21岁，还是一个喜欢戴镀膜反光太阳镜吃奥雷奥膨化食品和土豆片的小伙子。而且妹妹安琪拉让她提防那些来自异域的吃软饭骗绿

卡的小人。于是她找出各种理由试图说服自己放弃温斯顿：温斯顿在睡梦中会拉起她盖的被子，早晨又轰轰地擤鼻子，听音乐时把音乐声放得很大，用餐时盘子里剩的全是面包屑，喝汤时还弄出啧啧的响声，洗衣服不知道根据衣服的多少放洗衣粉。但这一切绝非问题的关键——温斯顿的爱和他的平等主义的立场使丝苔拉不再犹豫。她把温斯顿和她周围的男性做了一番比较：前夫沃尔特、情人勒鲁瓦、她的上司艾萨克·贾维茨、在海滨浴场遇到的色迷迷脏兮兮的老头内特·麦肯基、追随其后的商业区开发商美男子犹大等等。世俗使他们无不染上了男权社会的习气。丝苔拉终于决定邀请温斯顿来到加州，而且她不断地奔走游说，以赢得四方亲朋好友上的支持。丝苔拉把握契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体现了美国女性在婚姻上越来越注重爱情。婚姻成了寻找和把握自我、完善个性的一种途径，这也保证了女性在以后的婚姻中能够享有更多的权利。

作家笔下的丝苔拉是一位黑人女性主义者，这是对黑人妇女苦难生活及其逆来顺受性格的反叛和挑战。泰丽·麦克米伦从妇女解放一直谈到消弭种族鸿沟，宣扬了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两性问题和种族问题，实现真正的友爱和平等。她借丝苔拉这位以自己的黑色皮肤为荣的妇女之口道出了令种族主义者自愧的心声：“只要白人表现得不像纳粹似的，我还是挺喜欢他们的。”黑人妇女是美国社会中受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阶层，丝苔拉尽管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赢得了经济自主权，但她的肤色和性别却成了阻碍她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西蒙·波娃在《女人·第二性》中说：“在美国的年轻黑人不知经过多少奋斗才能将身份提高到和最下级的白人一样，女人也有相似的困境。”丝苔拉卖命工作，但在她休假的短短八天内解雇的厄运就降临到她身上。她给公司创造了那么多的收入，而新来的上司贾维茨仅仅因觉得20万美元的年薪对一个黑人妇女不太合适就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她工作

的权利。在种族歧视和男权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妇女解放的道路更为曲折,任务也更加艰巨。丝苔拉的失业是种族主义者、男性中心论者对黑人、对妇女价值和才能的粗暴否定。当丝苔拉惊闻乍变,她“望着窗外愣了好长时间,她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但她不想让它流出来”。和过去有类似遭遇妇女不一样的是,她表现出异常的沉着和冷静。她忍不住蔑视与唾骂白人对黑人、男人对女人的双重标准:“呸,去他的!”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不得不从头开始。她在梅莎展览会上亮出的艺术作品已经初步预示了她在艺术上再次崛起的端倪。她的坚强和自信打破了人们对黑人妇女能力的怀疑。

小说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妇女对爱情和婚姻的困惑、追求与探索,却运用了不少浪漫主义的手法。色彩斑斓的海外旅行,浓郁的异国情调,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一切都为小说奠定了浪漫的主格调。此外,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和象征手法,从差异中强化人物形象,揭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如温斯顿同犹太的对比,强调了温斯顿身上可贵的质朴与真诚,丝苔拉自己同温斯顿的对比,又显示了丝苔拉在婚姻问题上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真实心态。丝苔拉去牙买加前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示了没有性别和种族歧视的平等爱情的巨大力量。作品中的象征大都是和环境的描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牙买加海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令丝苔拉流连的不仅是那里旖旎的风光、诱人的原汁椰乳和鸡肉、牛排、虾蟹、整扇的猪肉、海滩的狂欢生活,更是那里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平等和超越种族压迫之后的轻松氛围。和温斯顿的轻松爱恋在世俗的美利坚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在牙买加,它才变得那么自然,那么令人心醉。

《如意郎君》在美国《出版家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上榜21周,销售量达77.2万册。丝苔拉为美国的女性塑造了一位成熟健美、乐观自信、独立而有个性、永不向困境低头的新型女性形

象。她坚韧进取,不靠埋怨赢得同情,而是用实干的业绩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她在职业方面所遭受的不公正,以及她在婚姻上的游移,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问题。这说明女权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女性的任务,促进女性解放同时也会让男性享有更充分的人权,让他们在统治与反叛的两性斗争中及早解脱,从而恢复两性原始的和谐宁静互敬互爱的和平景象。但是可以看到丝苔拉追求平等独立的理想屡遭挫折,她的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丈夫离婚,同情人分手,被上司解雇。这也说明女性主义理想的真正实现还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坎坷的道路。

第 一 章

我并没有计划到什么地方去。我只知道虽然我很爱我的儿子,今天早晨当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通向三号登机口的门后时,我仍不由自主地感到万分高兴。昆西将飞往科罗拉多温泉去看望他的父亲,现在这屋子整个属于我自己了。当然,我有无数事情想做,而现在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干这些事情了,不再是每隔一会儿就听到“妈妈,我能不能……”的声音了。

谢天谢地,今天是星期六。谢天谢地,现在正值夏天。学校放假了,用不着风雨无阻地送孩子去参加每周三天的棒球训练,或是长得没完没了的比赛;用不着老是记着该轮到我去接送那些孩子了,我很怕给他们的家长打电话,通知他们我忘了去接孩子们。这些孩子会站在雨里等上一个小时,因为他们——包括我的儿子在内——都笨得不晓得打电话给别的什么人。谢天谢地,我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没有急待处理的文件,也用不着去管办公室里的那四台电脑。我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不用去参加会议,不用去赶飞机,什么也不用做。

从去年起我就有大约一百本书想要读,现在我想我终于可以将它们全读上一遍了。我院子里满是应该移栽的花木和蔓生植物,这活儿我打算今天就干。但当我来到库房时,我发现自己没有大花盆,没有足够的土,也没有那种指尖部分有橡胶粒的手套,这一切意味着我得去一趟那家叫“家庭仓库”的超市。我讨厌去“家庭仓库”,因为我每回去那儿,最后都会买一大堆植物、小地毯、卫生间用品和洗涤用品,而这类东西我家里就有很多。而当我到出

口处去结账时,我才想起来我应该把货车开来的,于是我只得让他们先把我要买的东西放在一边,等我开车来拿。在我开车回家时,我会想,他们会不会把我要买的东西换掉一部分,因为他们认为我不会注意到。而当我把货车停在超市门口时,我会拼命责怪自己又买了这么多不需要的东西。因为尽管我并非一个园艺师、修理工或木匠,只要有一些好使的工具,我还是可以自己动手的。真正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园艺上我可能已经化了差不多有一千美金,而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可不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改变了主意。我决定明天再去。我会带上一张购物清单,不在单子上的坚决不买。

我在屋子里四下看了一下,发现帮我料理家务的老帕克干得真不错——对于一个已经 62 岁的秘鲁人来说——收拾得相当干净。屋里不管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能修。他对宗教极为信仰,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地道的佛教徒,出于对他的一种尊敬,我在家里比较注意自己的饮食。他把边边角角的地方都打扫得很干净,所以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上,我用不着打扫卫生了。我打心底里坚信,扫地、抹灰、吸尘这些没完没了的家务活既枯燥又乏味,我宁可把时间化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雇了老帕克,这笔钱实在化得值。

我打开了所有的百叶窗,发现我的窗子由于今年春天一直下雨,因而已经肮脏不堪了。洪水和泥石流今年在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已经毁坏了几百处房屋,这使我为自己能住在这个虽令人厌烦、但却远离洪水肆虐的小山谷里而感到庆幸。我从来不自己擦洗窗户,所以我暗暗提醒自己,星期一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家庭服务公司,请他们派人来擦洗窗户。帕克曾有一次自己试着来干这活,但他不能爬到外面的高处,而且如果他不小心有所闪失,那我心里就太过意不去了。

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弄了点吃的。当我向后院望去时,首先看

到的是我那条自由自在的大黑狗菲尼克斯，它正在我底部漆成了黑色的游泳池里游泳呢。我又看了看我那用做贮藏室的小屋，有人告诉我这里原先是当客房用的。先前我曾将它改成我的工作间。当然啰，当初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构思、设计，甚至有时亲手制作我称为“功能性雕塑”的东西，我经常做这个工作。有很多人请我甚至求我为他们设计制作各种东西，铝的、钢的、铜的以及木制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还付给我很高的报酬。可是要用这样的收入来付房租实在太困难了，所以我当初的那个丈夫说服了我，告诉我应该利用我的那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如可能的话也同时利用一下我另外那个美工硕士的学位——这个学位，如果单独拿出来的话恐怕创造不出任何价值。他还说服我，谁买得起这种希奇古怪、样子独特的家具呢？一个正常人肯定去托马斯维尔、勒维茨或伊凯亚家具连锁店的。当然啰，我还不不懂如何将商业与艺术调和起来，因此，我不可能靠自己的两只手来养活自己。所以，我只有利用我的脑子，利用我计算出的各种数字投入所谓的商业生涯。我辛苦地干这一行已经干了好久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过了多少年，因此当我望着我的狗，望着黑色水池里清澈的池水，望着那间我曾经在里面祈祷过、梦想过、创造过的粉红色平房时，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好好地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比如说坐下来去体味一下波斯菊、百里香、珊瑚珠的清新香气，甚至哪怕是咖啡的香气（我现在好像就已经闻到了），这样当昆西回到家时，我能变得比几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泰然、更加沉稳、更加镇静。准确地说就是更加放松了。也许我还能培养出一点儿我已经失去了很长时间的所谓“耐心”来呢。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我儿子身边，安静地看那些无聊的电视节目了。他总是求我和他一同看，可我总是坐不了几分钟就一下子跳起来，趁着放广告的时候去干这干那，不到半个小时里我会将这种站起来又坐下去的动作至少重复五遍。我总是教育我的孩子要学会安心坐

下来，聚精会神地去干一件事情，可我这样能算是给他树立良好的榜样吗？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总是去归整东西，把盘子放入洗碗机或是将它们取出来，把没人读过的报纸、杂志、上星期的所有邮件统统丢到压缩机里去，好把它们压紧丢出去，将衣服从洗衣机里取出来抛到烘干机里去，又将它们叠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归整好，放好，因为我不干这些事情，没有人去干的。

但我实在是厌烦了这样跳上跳下，这样跑过来跑过去，我希望我能和我的儿子静静地坐在一起，不再走动，不再希望自己在另外一处地方干另外一件事情，不再想别的东西。我希望静静地握着他的手，搂住他窄窄的肩膀，因为我知道再过几年他就不会愿意让我坐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看什么节目了，他甚至连碰都不会让我碰他一下了。

我又从厨房走到了起居室，坐在了铺着红皮革的软椅子上。我环顾四周，望着房间里所有的颜色，所有不同质地的东西——金色的枫木地板，芹菜色的水泥地面，涂成了紫色的墙壁，绘有小鸭花纹的皮革面沙发，黑色橡木桌子，我办公区里的茄色皮面地板，以及我脚下的银色的板岩地面——我真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这几年来，我已经把我的这座美丽的加利福尼亚小城堡装饰得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和口味了。我将它装潢布置得如此不落俗套，以至于我觉得如果我想把它卖掉的话，没有人会专门来买的，尽管我现在还没有打算过要搬到别处去。然而今天，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一切却使我觉得，我是不是布置得有点过分了呢？直到昨天，这些色泽，这些不同的质地，这些摆放的位置还给我那么舒适的感觉，然而今天却让我感到那么心烦意乱。我坐在这里，看到菲尼克斯正在摇摆着身子甩掉身上的小水珠，我想，大概今天我也需要抖落一身的烦心事。

但我该怎样做呢？从哪里开始呢？我低头看了一下咖啡桌，发现昆西把我给他买的写信用的文具落在这里了。也许我应该写

几封早就应该给人写的信。就这样！好极了，我要给几个久已不通音讯的亲戚，还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写信。只写几封短信。给他们这样一种姿态：你们以为我把你们忘了，但我没有。见鬼！我想起了有一阵子我写过成千上万封信。现在谁有时间再去多写信呀？甚至谁还有时间打电话呢？曾有过很多次当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心里暗暗地希望他们不在，这样我就可以给他们的录音电话留言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别的事情我可以做或是应该做，而且是更有必要的事情，比如说洗衣服啦，做厨房里的一些杂活啦。可惜我的无绳电话机的有效范围实在太小，我没法把它带到厨房或洗衣间去用，所以我只好站在那里通话，而没法做别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留下一段两分钟的留言，而不愿意一谈就是半个小时或是更多。通话时间的长短就要看他们和你的亲密程度，你们要讲的事情是近一周以来、近一月以来、近一年或两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我并不孤独，因为我总能听到久已不见的朋友、亲戚在我的电话里留言，他们总是因为我没有回他们某个时候给我打的电话而大发雷霆，他们会这样说：“姑娘，我要是死了，你也不会知道。你究竟算什么朋友啊，丝苔拉？我们以前是多么亲近的朋友啊！我有没有做了得罪你的事情而我还不知道？”我会摇摇头说，没有。他们则会说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啦，我终于又离婚了呀，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不在亚特兰大、孟斐斯或是洛杉矶住了呀，哦，还有我又有了一个孙子，你有没有收到他的照片，什么，收到了，那你为什么不说，瞧，他长得多可爱，见鬼，已经有了三颗牙了，现在他已经会走路了，他已经进幼儿园了；是 MCI 公司的电话接线员，是从贝尼亚打来的，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1”，按“2”表示不愿接；对不起，他要找的人不在；好吧，那我就留一句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他会是你的一个住在感化院里的什么亲戚，让你帮忙的。还有：嗨，丝苔拉，我是你的表弟阿莱昆，亲爱的表姐，赞美真主，愿安

拉赐福予你。嗨,我知道你会惊讶的,我本该打由你付费的电话,可我老婆把她的电话卡给我用一个月,你怎么还不给我寄你的照片啊?我官司还没有打完,你能不能给我寄 50 美元,我好买一点什么卫生用品。因为我妈已经六个月没来看我了,她已经气疯了,我的老婆也走了,我上个月来一直倒霉,都是因为一些我没干过的事,不过没关系,就告诉我可不可以寄给我钱就行了。还有:喂,这是你的朱妮娅姑姑,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维拉梅小姐住医院了,我知道你肯定会记得她的,因为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照看过你,你知道,她得了白内障了,得赶快动手术,但不得不老是延期,因为他们说她的医疗保险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等等。你记得她吗?她是贝茜娅小姐的表妹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是她妈和第一个丈夫西尔伯生的,西尔伯以前就住在蒙克大街和四十大街的拐角处,就在露西女士生前住的那条街的旁边,你曾和她的孙女一起上过学,她的孙女叫什么来着?哦,我忘了,不管怎样,为她祈祷吧,虽然她现在已经好得多了,哦,我快说完了,好久没和你通电话了,昆西这几天怎么样了?我猜他和你一样高了,他现在几岁来着?(很长一段停顿,因为她在等我的回答。)我傻乎乎地说:“他 11 岁了,朱妮娅姑姑。”哦,虽然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但我希望你,我每天都在为你们两个祈祷,主会保佑你们的,和你打电话后我会和你妹妹通话的,因为现在电话费半价。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听到这么多消息。还有,丝苔拉,我说的这些话你都听清了没有,我的宝贝儿?

我不经常收到给我的信——也许一年五六封吧,这还包括昆西出外野营的时候我给他的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封。见鬼,我至少认识一千多个人,其中至少五百个住在离我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远得足以互相通信了。

现在感觉起来,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好了,这不是因为我有恋旧之情,只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已经 42 岁了。人们总是告诉我,我看上去不像 42 岁的样子。

说实话,如果 42 岁的人应该有什么特定的模样的话,我想我短期内是不会变成那样的。我自己现在没有任何 42 岁的感觉,尽管我不知道 42 岁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所知道的,是我并不为自己已经 42 岁而感到生气,但我能感觉到我正在一步步地慢慢变成我妈妈的样子,因为她在 42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总是想,我怎么可能和我妈妈的年纪一样大呢?我不由自主地怀疑是不是我在经历所谓的更年期。

自从我和沃尔特分手以后,我猜我变得有些麻木了。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人而讨厌他、恨他,但为此我早已停止了继续爱他。他总是让我烦得要命。和他住在一起就像是住在一所博物馆里,觉得寒透了心,四周空荡荡的,脚下的地板也特别滑。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但我就是不喜欢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很快他的原则和我的原则像是处在了两个极端。他总是想让我变得和他一样,而我则希望他能够尊重我们之间的不同。最后,我告诉他他最应该娶的人是他自己,而这正是我们两个争吵的焦点。我们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折衷的位置,一个我们两人的感情、立场都能接受、都能容忍的位置。我们两个像这样数落着对方的缺点整整八年,直到我们两个都失去耐心为止。他和我都明白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结束了,所以最后我们两个没有把事情弄得特别不可收拾,我们同意中止我们的关系,在我们发展到互相憎恨之前。

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再能从他或从任何男人的身上感受到激情,感受到强烈的兴奋。现在自从我们离婚以后又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我的感觉还基本上是这样,没有改变。

没有人曾经震撼过我的世界,正如那句俗话说的那样。再没有人能使我的心像我当初刚遇到沃尔特时那样悸动,或像我当初爱上查德时那样悸动了。我再也没有勇气回到高中或大学那样的岁月了,那时当纳塞尼尔吻我的时候,我的世界仿佛停止了转动。丹尼斯仅仅是冲我微笑,而我就像猫王那样,全身颤动不已。我没